

国际视点

加强合作，促进森林综合治理

本报记者 吕强 李晓晓 张朋辉 谢亚宏

核心阅读

森林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口和农业扩张、乱砍滥伐及非法木材交易等因素,当前全球的森林保护面临严峻形势。不少国际组织和国家积极开展各类项目,探讨总结经验,加强合作,共促森林保护。

日前举行的2021年国际森林日的活动主题“森林恢复:通往复苏和福祉之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森林对于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森林消失的速度令人震惊,他呼吁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采取紧急行动,恢复并养护森林,为可持续的未来播下种子。

形势严峻——毁林和森林退化速度令人震惊

当前,全球森林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全球森林每年损失的面积达到1000万公顷,大小相当于冰岛的国土面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最新版《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中指出,自1990年以来,全球共有4.2亿公顷森林遭到破坏,破坏的形式包括乱砍滥伐、毁林地用于农业或基础设施开发等。

数据显示,人口膨胀和农业扩张仍然是导致毁林、森林退化以及森林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报告称,在2000—2010年间,40%的热带森林被砍伐是源于大规模的农业开发,33%是因为当地的自给农业利用。

木材走私也是森林退化的主因之一,在一些国家,多达90%的被毁热带森林与木材走私有关。近年来,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干旱天气导致全球范围内森林火灾频发,并引发了一系列严重次生灾害。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称,2019年是世界森林火灾最为严重的一年,仅在欧洲就有超过40万公顷森林被毁,受到林火影响的自然保护区面积也创新高。

森林的存续与地球生态的可持续息息相关。据测算,因森林减少造成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2%至15%。“毁林和森林退化的速度依然令人震惊,这是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重大原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去年联合发布的《世界森林状况》报告中强调。

报告表示,为了逆转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形势,各国需要在粮食生产和消费方面进行变革,还需要在“一体化景观生态系统建设”的框架内保护和管理森林及树木,通过恢复森林来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害。

多国探索——加强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拥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国家和地区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绿色转型。

亚马孙热带雨林是巴西的“名片”之一。为保护好雨林,巴西政府通过健全环保立法,对乱砍滥伐行为加大处罚。政府对雨林的管理和砍伐权实行全国统一管理,实施可持续性砍伐,所有雨林地区砍伐作业都必须有环保部门的许可证书。被砍伐木材的信息,包括树种、高度、采集地点等都必须录入管理系统,以便日后溯源。此外,巴西还借助高清晰度卫星图像强化对小范围砍伐活动的监控,大大提高了保护雨林的效率。

秘鲁政府正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私营部门以及农民社区开展合作,采取措施减少森林砍伐,支持雨林的可持续发展,改善雨林地区的生态和居民的生计。目前,秘鲁全国共建立超过100处私营保护区,在保护雨林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推广可持续农业的发展。

最近,贝宁政府更新了其森林政策和法规,并在改善林业税制,大力发展林业资源。贝宁每年投资增加的人工林面积达1.5万公顷,木材产量增加到每年25万立方米,同时提供就业机会并增加其公共收入。在坦桑尼亚,政府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不仅就本国森林保护制订计划,扩大森林保护区规模,也在开发生态旅游项目,为保护区周边社区提供就业机会。

欧盟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将森林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紧密结合。在2003年,欧盟层面就制定了专门行动计划,打击非法砍伐及交易。欧盟在2019年12月公布了促进全球森林保护和恢复的行动方案,提出了森林保护的优先方向,包括新的监管措施、加强国际合作、支持创新与研究等。2020年初,欧盟建立统一的森林信息系统,未来计划开展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森林和气候变化、森林健康、生态经济等监测项目。

“得益于部分国家大幅减少森林砍伐,大规模植树造林和林地的自然增长,森林消失的速度已显著放缓”。《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指出,与2010—2015年间全球每年减少1200万公顷森林,以及1990—2000年间的每年1600万公顷相比,全球在2015—2020年间森林面积萎缩幅度已有所减少,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南非西开普省印度洋沿岸的森林景观。

本报记者 吕强摄

多方参与——形成森林保护国际合作的合力

为了加强生态保护,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今年启动“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计划,加强全球合作、恢复退化和受损的森林等生态资源成为重要内容。

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表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关于到2020年通过森林保护区系统保护全球至少17%陆地面积的目标已经达成,但各方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以确保此类保护的有效性。此外,研究发现全世界有约3480万片森林,面积从1公顷到6.8亿公顷不等,“全球迫切需要做更大努力,把‘碎片式’分布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

国际社会也在积极探索合作项目,促进国家间森林资源的综合治理。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机构合作开发亚马孙综合保护区项目,涉及亚马孙生态区所覆盖的9个国家和地区。该项目促进了对亚马孙保护区的有效协同监督,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对亚马孙生态区的影响,提高居民对环境变化的抵御力。

非盟发展署、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银行等机构共同发起“非洲森林景观恢复计划”,旨在到2030年使非洲1亿公顷森林恢复原状,以增强粮食安全、增强各国气候变化适应性并消除农村贫困,目前已有20多个非洲国家政府及技术、金融合作伙伴参与。

联合国粮农组织前林业业务主任马哈拉杰·穆图表示,加强森林保护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尤其是要通过技术援助和金融支持加强国际社会在森林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帮助相关国家更好保护森林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在联合国框架下,国际社会就森林保护开展了多个领域的合作项目,推动了国家间森林保护与发展的交流。穆图表示,森林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也包含很多社会、文化等因素,森林保护国际合作不仅是政府间的行为,还可以吸纳社会团体等力量多方参与,形成森林保护的合力。

(本报约翰内斯堡、里约热内卢、布魯塞爾、北京3月28日电)

环球走笔

穿越时空的永恒精神

刘玲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今年3月18日,在巴黎公社建立150周年之际,法国巴黎市政厅广场上,传出了《国际歌》铿锵有力的歌声。

当天,巴黎公社之友协会组织民众从巴士底广场出发,途经圣安托万路、孚日广场、雨果故居、巴黎四区区政府、圣热尔韦广场,最后抵达巴黎市政厅。这些地点,使人们重温那段难以磨灭的历史,共同串联起巴黎公社不同寻常的记忆。游行队伍中,人们戴着口罩有序前进,“公社万岁”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有不少人手持玫瑰花,唱起巴黎公社时期的歌曲,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聆听,令人动容。

150年前,在法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形势下,巴黎工人和革命群众举行起

自卫军、发展民主政治、建立廉洁政府等,巴黎公社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的宝贵实践无不体现了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利益的导向,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先进性。

纪念巴黎公社,更是通过回溯历史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法国共产主义复兴月报》刊文指出,巴黎公社的革命性实践,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巴黎公社社员不怕牺牲、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曾极大地鼓舞了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如今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彩。“巴黎公社是永载史册的历史性事件,现在依然能在为自由和社会民主而奋斗的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法国退休人员团结协会主席克劳丁·康妮如是说。

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辉煌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在巴黎拉雪兹公墓,公社社员墙早已成为无产阶级坚贞不屈的象征。每年5月的最后一周,都有不少人来到这里,纪念巴黎公社。彼时的枪声和呐喊虽已远去,但轰轰风声仿佛一直在诉说,人类追求解放和进步的精神永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不可阻挡。

埃及两列火车相撞致重大人员伤亡

本报开罗3月28日电 (记者景明)埃及卫生部27日发表声明说,两列客运列车26日在埃及南部索哈杰省境内相撞,造成至少19人死亡

和185人受伤。据埃及交通部发表的声明,事故原因为因素造成,一名乘客在一列从卢克索开往亚历山大的列车车厢中突然拉下紧急制动阀门,造成列车停驶。随后,一列列车从后方撞上停驶列车,导致两节客运车厢、一节机车和一节动力车厢脱轨。埃及交通部已成立专门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埃及总统塞西承诺要对肇事者进行严厉惩罚。他表示,任何因玩忽职守或其他原因造成这一事故发生的人,无一例外都必须严惩。

2021年1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下台前一天上演反华“末日疯狂”,悍然污蔑中国在新疆搞所谓“灭绝种族”。少数西方政客、媒体和所谓专家随即跟进炒作,添油加醋,毫无操守和底线地助长这一弥天大谎。

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国际社会首次使用“灭绝种族”是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用来形容德国纳粹摧毁犹太民族的政策和暴行。如今,灭绝种族罪是国际法规定的最为严重、危害最大的国际罪行,是公认的“罪中之罪”,不仅严重侵犯人权,甚至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认定灭绝种族罪有极为严苛的法律、证据和程序标准,一经认定,将会产生严重政治和法律后果,因此该罪名不能被用作信口开河、恶意栽赃的政治标签。蓬佩奥之流罔顾事实和法律给中国扣“灭绝种族”的帽子,是极为恶毒的政治挑衅,是对国际法的严重玷污,也是对历史上灭绝种族罪受害者的公然亵渎。

灭绝种族罪是公认的严重国际罪行

“灭绝种族”概念的诞生与二战密切相关。当时,波兰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在纳粹大屠杀中失去了亲人,1944年其在《轴心国占领欧洲后的统治》一书中历数德国纳粹的罪行,创造了“灭绝种族”一词,用来形容“对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团体的毁灭”。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起诉书中间加入了“灭绝种族”,用来描述德国纳粹实施摧毁民族和种族群体的政策,特别是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

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上,各国从二战的惨祸中痛定思痛,一致同意将灭绝种族定为国际法禁止的罪行。1946年12月11日,联大通过决议,指出灭绝种族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为文明世界所不容,授权起草惩治灭绝种族罪行的公约。1948年12月,联大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明确规定了灭绝种族罪的定义以及各国预防和惩治该项犯罪的义务。公约序言指出,“有史以来,灭绝种族行为殃祸人类至为惨烈;深信欲免人类再遭此类野蛮之浩劫,国际合作实所必需”。这是联合国主持制定的第一部国际人权条约。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一项政治共识被转化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彰显了国际社会对灭绝种族罪行的痛恶,以及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根除这种暴行的决心。

公约生效以来,国际社会从守护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高度,重视追究灭绝种族罪行的责任。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决议设立了相关国际刑事法庭,负责起诉和审判有关地区发生的包括灭绝种族在内的严重国际犯罪。国际法院也受理了多起与违反公约有关的案件。2002年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也将灭绝种族罪纳入管辖范围,并先后审理了多起案件,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一贯支持惩治灭绝种族罪行

中华民族向来有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西方列强杀戮蹂躏之苦,对世界上其他民族遭受的暴行感同身受,坚决反对灭绝种族等罪行。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为在欧洲面临迫害的犹太难民提供“生命签证”和庇护所,这一义举至今仍为人们所铭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3年加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支持惩治灭绝种族等严重国际犯罪,支持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解决有罪不罚问题。在有关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和运作中,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李浩培教授是前南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法官,王铁崖教授和刘大群先生也相继出任该法庭法官。虽然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但自始至终积极参加国际院的规约谈判,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努力推动建立一个独立、公正、有效的国际刑事法院。

灭绝种族罪在国际法上有严格的认定标准和程序

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灭绝种族是指为了“全部或部分消灭特定团体”而实施的暴行,包括杀害其成员;使其成员遭受严重身体或精神伤害;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这是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灭绝种族罪的定义,它为认定这一犯罪设定了极高的门槛。

首先,在客观方面,必须要证明行为人为实施了公约规定的有关行为。这是认定灭绝种族罪的最基本的要求。对于行为的证明有极高的标准,相关证据要“排除合理怀疑”。国际法院在有关判决中指出,考虑到灭绝种族指控的严重性,有关要素必须要求“高度的证明”和“完全地肯定”。

其次,在主观方面,必须要有“全部或部分消灭特定团体”的特定意图,这是认定灭绝种族罪的关键要素。有关国际法庭认为,即便是“种族清洗”这样严重的暴行,也只有在具备“全部或部分消灭特定团体”的特定意图时才可能构成灭绝种族罪。对特定意图的认定必须是具体和明确无误的。国际法院的判例认为,尽管“全部或部分消灭特定团体”的意图可以从一些事实和情况中加以

推断,但只要当这是“唯一可能”的结论时,推断才有效。

推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习惯国际法和有关案例,一旦认定存在灭绝种族犯罪,责任人应受刑事处罚,相关国家可能会承担国家责任,并在政治和道义上面临谴责,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种族关系也会受到深远影响。因此,对灭绝种族罪的认定需要经过权威、严格的法律程序,要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公约规定,灭绝种族罪案件要么由行为发生地国家的主管法院管辖,要么由缔约国接受其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审理。公约诞生以来,主要的灭绝种族案例大多是由国际法院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成立的特别法庭认定的,个别国家法院也审理过发生在本国境内的灭绝种族案件。除此以外,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都没有资格和权力随意认定别国犯有“灭绝种族罪”。

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灭绝种族”

在蓬佩奥等西方政客、郑国恩等伪学者以及少数西方媒体的眼里,灭绝种族罪没有一丝一毫法律上的严肃性,完全是可以任意操演的反华政治工具。他们恶意捏造网罗所谓“事实”,污蔑中国在新疆搞“灭绝种族”。他们拼凑的所谓“事实”完全基于虚假的所谓“内部文件”、“受害者陈述”和来源不明的信息,甚至是对中国官方政策、文件和数据的断章取义和歪曲篡改。他们的谎言根本掩盖不了事实真相。

所谓“灭绝种族”是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污蔑。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根据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等法律,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所谓“灭绝种族”是对中国治疆政策的污蔑。中国新疆生活着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56个民族,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国致力于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疆。这是中国在新疆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大肆实施暴恐活动,危害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利益。

为了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中国根据宪法和刑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采取了反恐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措施,并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符合中国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

所谓“灭绝种族”也是对新疆发展成就的污蔑。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和人权保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在2019年增至13597.1亿元人民币,近五年年均增速高达7.2%,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9.1%。

他们声称中国对维吾尔族妇女实施“强制绝育”,造成维吾尔族人口大幅下降。事实是,中国一直对少数民族实行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过去40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555万人上升至1270多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60年前的30岁提高至72岁。近年来,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达25.04%,不仅高于全国人口13.99%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2.0%的增幅。有关美国调查记者也撰文指出,郑国恩等通过篡改和扭曲原始资料,“发明”统计数据,有意忽略对比事实等伎俩,歪曲中国的生育政策。

他们污蔑中国对维吾尔族儿童实施“强制转移”和“隔离”。事实是,新疆地域辽阔,村镇之间距离遥远,学生上学不方便。为解决这一问题,新疆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设寄宿制中小学,这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中小学教育现代化水平,促进新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这些学校与中国其他地区,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办的寄宿学校没有区别。

他们还造谣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事实是,新疆部分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不足,就业机会有限,为满足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愿望,新疆各级政府充分尊重本人意愿的基础上,采取了跨地区就业、到外省市转移就业等措施,目的是帮助群众有业可就、过上幸福生活,这是帮助人民摆脱贫困的有效实践。所谓“强迫维吾尔族人工摘棉花”更是无稽之谈。新疆棉花成熟时节,采摘需求会吸引河南、四川等外地农民工到新疆采棉,也有新疆各族农民工参与,他们都是为挣钱自愿务工,没有受到任何所谓的“强迫”。这与部分欧洲国家民众秋季到葡萄园打工采摘葡萄没有区别。

在国际法上确立追究灭绝种族罪责任的制度,体现了人类文明和国际法治的进步,彰显了各国决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意志。恶意捏造事实,滥用法律,在国际关系中将灭绝种族罪政治化、武器化,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破坏,更与国际社会惩治灭绝种族犯罪努力背道而驰。公道自在人心。事实证明,对于少数反华政客和伪学者的这场拙劣“政治秀”,任何负责的国家都不会理睬,更破坏不了新疆社会稳定、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大好局面,阻挡不了新疆各民族向美好生活迈进的坚定步伐。他们的谎言终将被戳穿,他们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结果只能是信誉扫地,自取其辱。